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皇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鈴仙傳農占稗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令丹徒時所嘗過訪其

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慎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翱翔四方卽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侈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統綺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其力恣其僻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稍解頤於其間而公

旣沒予亦澹然非惟耻世所好并公所自喜者亦輒頽惰厭倦而不復睹記矣甚矣予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塚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况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沒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倏而逆旅倏而返真惟泠然一竅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

枝矣而况公之生平一其力恣其僻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沒以吊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竝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或曰傳所稱翩翩公子者邪予因書以貽之而鑱之壁

丹徒鎮留侯廟記

丹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穀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

邪非邪正德間故少傅杜公令丹徒封以內祠無文者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陵黃玉鉉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蔭規社錢若干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而浦芝王遷稍稍闔謀而增葺焉以予嘗令茲土也走予故從史朱途來乞予言以鑱之壁予竊以志所傳妄也黃君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墓都邑癘蜡學蠶之

屬畫一而例之者漢壽亭侯關羽唐睢陽令張
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擁戈故處亦僅
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比粵薄
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
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
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
而佐高皇帝起豐沛滅秦蹙項其所百戰而有
天下大略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
功行封諸侯王竝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

獨辭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
子所稱老氏者其道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
之以弋而矰騏驥者吾得之以蹠而羈而至於
龍則乘風雲薄日月噴山谷吾不得而噓吸之
矣侯之深吾不知其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
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
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烹獄繫之間而獨能
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絀而不講者久矣
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第能竊侯所從

老氏之旨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善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嗚呼里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中輟毋廼不之彼而姑浴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或曰然予遂書之

昌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昌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記欷歔流涕指而泣曰茲卽先大夫尙書比部員外郎困吾先生所故葬處也枕辰而面戌別

有壺公山者插入于耳而後則縮海爲帶前則峯之揭如牙槍然蜿蜒隱見復橫之以玉几蓋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礎翠嶽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莆先正某某嘗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自葫蘆而注者竝

會于先大夫之墓墟洄伏縈紆顧望不捨堪輿
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能過之嗟乎
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廕者之說竊痛先大夫
沒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其墓而
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
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無
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樗
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潸然泣下霑襟也予
次其言并系之曰公抑聞楊王孫之裸葬乎魂

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太虛謂之自然故古者
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
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
以待來世而况予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無
窮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己者孔
子葬母於防而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
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困吾先
生世系爵里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
不及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潁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攜樽壘招鄉大夫與其間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映河橫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晷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雨冰雪迫騶御疲杖屨而遺

者何可勝道也於是卜築於孤山之麓卽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中湖而峙而俯而盼則汀蘭岸柳飛鳥宿鷺櫂歌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熊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若崩若峒遠者十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涼燠嚮之所困於杖屨騶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採夕載鶴而訪也於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囊中之金以爲宮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田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以間

籍其所入飭庖寢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鑿句刻響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什而錄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

詩非有二也繫於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

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生得以角巾筇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社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

鳳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蒼然一壑指而曰此
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
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綰也已
而循屺逶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鳳山之麓得
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
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谷以高則左右望
益以瞭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鳧鴈
隱見晦明不可勝數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
又若繒若鳧若縈若紆蜀之巴閩之武夷而怒

濤駛湍於其下也時予四盼臺榭檻甃佳氣可
餐按公之產特不滿中人予固竊怪之已而酒
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長歎曰故時士
大夫出則翱翔四方垂翅忘歸及其歸輒竭其
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田宅侈園
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餘殮也
嘻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殮之
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晞之時孰
若沒而朝猿之與吟暮鶴之與飛顧丘壟治泉

壤千秋萬歲之下爲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束髮入朝以來絕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內則殫其神外則詘其力間年四十而移官來歸也則又以其暇稍稍厚自爲藏者如此故嘗揭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之也君且過之抑已覽睹其槩矣得無爲我記之乎予聞之頗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羸博之號及漢楊王孫之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旨則遠矣方其爲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

茲固出於仁人孝子者之用心姑置不論迺若公所自爲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墳掩坎之間毋迺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聞山陽之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爲繫歎者歟况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按國家故事請之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自爲之殆與古人所爲生棺而臥其中而自誌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唯唯而盱盱而顧以遺骸之誦者何如也

陽湖別墅記

陽谷王公繪其所爲陽湖別墅圖且并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予未嘉郡所漚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逶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東嚮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峯爲最高且峯故有吹臺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投詩以吊廼稍稍卜築於湖之澗且屏吹臺而構之爲別墅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

泉綠崖而出綰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湛然堂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折而東爲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茲則可擷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爲小樓松翠蒼然字之曰青旭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竹林數十畝徑之爲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倣蔣詡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予所爲亭榭臺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

松蘿下之可以浴鴈鳧櫂歌漁吹前呼後和四
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明之夜臨
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冰壺若鏡間按輞
川鹿柴之勝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
巖浴石江妃撒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
蔥可餐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
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
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忝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茲

矣夕之夢而晝之思而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
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
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
身退也賀季真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
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
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
治功且公自尚書郎以來聲問日鬯勳業日以
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且
夕也公又安得做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

哉客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
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翛然
埃壒之表可也時萬曆丁丑春二月望日

翠微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
者竝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
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金陵若我錢塘爲最盛
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竝名山大川飛流巉壑
非可朝夕宴遊者况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

故其一時帝子皇妃列侯中官戚畹近侍之家
所各占曾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
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芰
之洲鳧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
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
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
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
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
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

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何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梁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夙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稚川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

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頽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業取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藻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峯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透迤遠者三十二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其河橫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

若掌也予廼銜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
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
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
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
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
珮翩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
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乎歐陽文忠公嘗稱錢
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
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
美而茲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
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
所雜構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
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阡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珍字聞和家世饒而
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
羨然時時好哦詩招賓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
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

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卽先府君梅南翁墓處予
同蔡司馬子木施聘君子明輩時時過而宴遊面山水而
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滃然若壑中有曲池
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甃之以石梁焉右
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
屏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
以錢鏰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
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
棊樗蒲六博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歸者

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
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沒而
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
斯其沒也必魂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盼盼
然牛眠馬嘶之兆以廕子若孫哉於是卽其園
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
餘年間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
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
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鬣之封矣嚮之左

右亭今且樹之以碣壁之以倡和諸竹矣嚮之
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奕樗蒲之娛雖
已歇而故時茶鐺酒柏之址猶隱然蘚蘚楹礎
間歲時丞嘗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未嘗不仰
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磬
折也卽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卽
其墓宮相與攜觴列壘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
不索欵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潜然出涕
淒然以悲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

諸孫展謁於其墓而投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
乎哉將太清之與遊而雲蒸霞矯已乎抑將猿
之與吟鶴之與飛而猶徜徉於茲墟乎將與故
時賓客所旣散而沒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
已乎抑亦生之寄而沒之歸也魂且無不之兮
而予或得以感山陽之笛撫雍門之曲而慷慨
悲歌也乎又告之曰聞漢楊王孫誠子以羸葬
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以世之堪輿家
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輦其衣冠以

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予雖不及處士之存而記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而併記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時萬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昌名亨家故宛平人洪武初例籍鉅姓填閩海出隸興化衛故爲莆人翁少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教授弟子帷中常數十百人然輒稱三雋毛生秉鐸鄭生弼復其一

翁也兩生故嘗兄事翁已竝高第而翁獨纍然
困之有司不得隸學宮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
吾子裹糧四出遊嘗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
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
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
輩并中子應會少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
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時復第進士
爲世聞人於是莆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困吾先
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

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
長者行父睦軒公嘗臥疾翁輒攜妻匍匐左右
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
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某孝子家無犯也睦軒
公沒少弟故孱弱間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
田蕪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
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穎翁召寘帷中
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開州時時迎
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

曰非矯也不欲媮吾子狷介故也中子會教棗
強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當其散衙摳衣前
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嚮漢川誦說適景王出
就藩中官以下乘輶飭廚傳騷驛諸州縣諸州
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
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民相與爲祠祠故令
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又喜其少子時之
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尚書刑部員外郎
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已而移隨州又移高

州翁亦不以愠且曰兒輩竝守官若彼無負我
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友人林
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已而
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問
少長必下之間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
獨開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
翁恨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
貴而拜 天子璽封爲尚書員外郎亦如此
嗟乎亦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沈公蛟

門竝爲之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
爲儒林別傳廼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
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
授受非全經也或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尚書之
什二耳因吾翁以尚書學聞於時蓋哀然名家
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
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然卒能以經術提其
躬纔其行所遺二子令聞無窮焉豈非所謂仁
者以道其身并及其苗裔者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宣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
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
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
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
相友善駱公某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
卽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闈行聞壻君倘及娶
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
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蘋一藻以上必

躬胝滌濯謹烹飪以獻家且磬矣而舅故好賓
客賓客過往往品列以待需賓客稍稍醉且懽
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爲賢婦也御下法而嚴
僮奴輩出田必晨爲篝火而炊間櫟釜必令人
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爲之篝火而績間
乏膏必藝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閭以內
外又共歡而呼爲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
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其苦約於內
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羨以爲

族田者若干畝母則以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
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爲衾殮也別爲繭絲以
將之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
與嘖嘖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
曰予兒時從外傳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
女兄而曰予苦織織筐且刈也若此異日若輩
嫁且娶慎無令忘我爲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
公小學及孟母教子篇母適屏倚竊聽耳熟之
已而問予曰孟子何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

曰賢母笑曰繇孟子能習母訓故身為大儒并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脉之且謂娠故當男然按脉家者占并知異日非凡兒也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予今亦衰矣少頗以明經善屬文冒時譽已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今分水抑未嘗不時時以母之教饒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纍纍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

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勤習文章名當世其能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領之故爲之指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簪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婦不踰帷非惟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投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闈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衰抑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

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海屋君傳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婦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帷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子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屬予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間嘗從武進唐荆川公遊君亦復改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竝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

師事而學之得其雋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榘矱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茲則君所獨稟行輩或數目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既謁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頡頏起而肆焉以焱豎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獨數奇省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予官尙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車君不應郡縣

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人招之君且逃匿山谷間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爲新淦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譽經校藝而已輒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適子鄉李進士樂出爲新淦令雅知君君復以師道抗顏其間兩人深相結納聲籍甚君又別囊少所爲文章之腴者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間江以西諸藩臬撫按使者交口君故書君之最以聞天子者屢且謂君當備侍從不且

爲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授特徙爲黃州府教授然府教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數也又未幾徙爲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判潘九思多鄉行當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而又別有布衣盧生者高士也君復帥諸生躬候之而以賓飲於學之宮當是時淦之人始知慕潘與盧而又兩推令與訓爲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新淦者奮袂其間

聞縣行且屬審戶始入界未及抱吏部牒輒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舍之令各疏戶之上中下之次以聞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絕不知君所措注者爲審戶也故遂各以實聞君按三舍所疏叅相覈以故甲乙若鱗次縣數負稅歲報僅什之七君以縣貧竝習爲窳砦然亦以故時令所爲征權者無法也於是按緩亟量月日而時入之而稅亦卒以辦君又厭故所按里爲供張者歲千金而羨竝罷去之縣之俗數

以族屬相婚奴君下令曰除故婚會及產男若
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竝坐罪以差已
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
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無
遺牘庭無留獄君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
舍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當是時君之
聲滿楚上諸州郡間然君之氣多岍楚賢二千
石若上海潘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棫稔
知君故數及竝書君之治與行以聞而他岍

視君者亦或陰以睚眦君楚之賢士大夫若耿
中丞公侗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交徧爲聲
稱諸公卿間而他相異同者亦或嗷嗷焉郵君
矣君於是亦勸宦遊卽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茗
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
四壁立時時脫故袍帶貰酒間或籍請文者之
案以投轄爲歡耳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
而君之家雖落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百氏之
書不置間于錄左氏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

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迄我朝之文而鐫
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間亦尾焉署
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暨予所爲文或
稍中君旨者師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一
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
曰玩畫齋嗚呼君之風概若此抑可謂超曠不
羣者已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仰孺人以孝稱沒
而寢苦枕塊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
進公文以銘其墓其他冠婚及春秋承室竝綿

最古曲禮卽如諸陵忌聞君解官後猶不忘
青衣角帶若入朝時高曾祖禰四親忌君亦
如之嗟乎君躬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之遺者
與君忽一日前揖予曰予所故師事兩唐先生
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
恐一旦先君填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
世能無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
言不覺嗚咽綦歎不自已輒爲撮其生平而傳
之者如此

贊曰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肆滌濫者衆矣海
屋君獨能佩服兩先生之教以禋其躬及官博
士縮縣印綬卒之經術飾吏業燦然聲施上章
投劾燭然不滓詩曰旣明且哲令聞不已其近
之矣雖然君倘春秋高日艾月烝衛武公年九
十而不忘儆固在君衣帶間仲尼不云乎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
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
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
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
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
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
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捷漳洛以次于燕又
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
學士家墓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驗或
六七符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

陵而

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

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竝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予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

之衰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投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竝督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

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
黨及閭里間竝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
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卽與家
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爲之
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
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
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
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宮觀街
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

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
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
也紫霄官道士問構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
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
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
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
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
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
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

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以
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
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
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
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
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
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
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
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

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
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
何僧曰汝曾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
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
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
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
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
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
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

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卽吾父已乎君笑
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
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
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
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廼相攜哭而慟所
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嚮助泣俄而
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搢紳先生明日轉相告
爲之過寺而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鹿
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
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若華
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癘
氷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踣頓殆
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
遇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
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二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碑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公名汝楠字子木生而穎異甫八齡隨父夷軒
公遊南雍時甘泉先生進諸生講白沙之學公
以兒年曳父裾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點頭一
座大驚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函 璽書賜齊

楚 諸王府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爲詩歌鑱
之碑記以貽四方片楮所落人呼曰漢之櫛衡
也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安王
慎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輩
時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
而夷軒年且衰公繇刑部員外郎上書乞南省
以便祿養於是改南刑部尙書顧公東橋聞人
也雅奇公才公至途遂爲忘年友久之出守歸德
歸德故州也睢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竊覲

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
印綬首出填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
公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
於前山之麓且恥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
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楊下及騷
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今
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
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
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

體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
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予
嘗吏粵南過衡州始至封以內問諸州縣父老
父老竝稱曰宋鄭清之以來罕有也已而公復
召諸生歌石鼓之堂珊瑚夏金石抱經倚席讎
次如掌蓋漢文翁守蜀之遺也封以內多名山
峒嶺祝融七十二峯之勝而公旣故善詩政暇
數出遊遊必詠歌大略多附古者列國之遺郡
之吏民至今能誦之者公旣去郡之薦紳先生

帥吏民尸而祠之徙四川按察司副使公上章
乞終養不報歷江西叅政公又上章乞終養不
報已而夷軒公不忍公之數上章不得也迺過
江西邸舍公出則治簿書入則侍夷軒公父子
以道相師友間行郡輒過鄒東廓祭酒羅念菴
司諫時時相與論學以究性命之旨久之夷軒
公病且革公輿襯來歸服闋徙山東按察使再
徙江西左右布政使歷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
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

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

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

南工部侍郎尋卒于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涖官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鉛華合響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則寢寢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予察公貌而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又若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晦

不以侵鬪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已此其學於江西所得爲多公生平好著文章不事治產內外綱紀諸僮僕米鹽以下竝聽臧夫人操筦籥謹出入而不之知故公自少服官至卿貳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從遊往往若披穆風神解以去亦忘公之歷官卿貳者嗚呼若公者詩所稱不競不綌國之典刑是已惜乎享年僅五十而沒沒之日南都公卿百執事以下無問識不識相與憑其棺而號爲之潛然出

涕計聞於朝

天子爲之賜祭葬中外士大

夫移書臨吊者不絕公之生平縮帶交惟工部尚書朱公鎮山禮部尚書董公潯陽及予三人者爲最深公旣沒而予與董尚書公共收其遺文恤其孤然恨力不能振而朱尚書公猶時時書寄貽嗟乎公之遺孤僅六齡今猶客寄外家未還也諸僮僕尋亦零落且散而門戶孱弱如帶矣嗚呼予忍言哉予忍言哉按公家乘世系可覆者自宋直門秘書郎源自新蔡扈從入浙

於是始占籍德清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公皇父麒麟生公父夷軒公玘由鄉進士歷延平府同知公以南京工部侍郎考滿皇父而下竝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妻臧氏竝贈爲淑人臧淑人先公二年沒再娶吳夫人公之子一人炳齊廕爲國子生女二人長字予兒國縉次許聘孝豐吳稼新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

集樞筭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藏于家

亡嫂郭孺人行狀

郭孺人者家海寧其先世昭乾嘗遇異人授秘方當宋紹興中以醫幸天子因得召見賜姓趙故浙以西世稱趙郭而世且有聞人矣孺人年十八而歸予伯兄南寧公公故田家子孺人一且棄去純綺璣翠出爲田家婦事予父南溪府君及予母李夫人以孝謹稱府君喜治產數當乏絕間招賓客釜且櫟矣孺人往往色將之甚

且私脫簪珥佐之此予府君及予母夫人所以數愛而字之爲順婦也已而予與弟良稍稍長相繼娶兩婦兩婦者竝兄事孺人而孺人數以所事府君及母夫人者相推輓而兩婦亦時時得以免罪譴也予女兄弟四多不幸或少而寡或早世或家且中落困而來歸孺人又能推予府君及母夫人者而骨肉之遲之以衰白無間言也南寧公故澹岩不羈少操貨賈游四方一來歸輒一買姬而孺人輒笄之一日從商船中

載而來歸者三人內外且大駭孺人獨不厭亦
輒盡筭而字之故予兄所後先帷侍者十二人
燕趙甌粵雜選以進中或蹠跟甚而孺人竝續
而母之不以遺也嘗有寵姬亡花鈿公且疑孺
人妬而匿之也孺人竟買金歸之已而姬之母
出故鈿他鬻姬始慙謝尋且死孺人猶姬而殮
之不以恚怨也孺人執婦道者四十年其他細
行里之房闈或及或不及至於曲處姬貳之間
則而不越厚而不渝庶幾乎國風關雎之遺者

已此予婦所以每歎服而私相師友之者孺人
所自爲乳子男二人長一相太學生次一桂庠
生女二人一適王漢齡一適施守官竝庠生前
孺人黃所遺女一人適朱繼芳他姬子男二人
一楨一櫛竝庠生女二人一適李之麟庠生一
未聘孫男一人明徵女二人孺人撫諸子若孫
而教之咸有法所娶諸婦竝以故嘗躬事府君
及友愛予婦輩者姆儀之病且沒內外姻族及
里巷之媪過而哭之者幾千人或辟踊幾絕嗟

乎婦女之生也若彼其沒也若此抑可謂古之
彤管所載琚瑀璜珮之賢也已予姪相等伏地
而號且悲母非海內之名公鉅人爲之誌且銘
其墓則無以彰母之賢而垂之不朽屬予撮其
行略而爲指次之者如此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
孺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已而伯舅氏觀稼
公深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

入則僂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僂僂以事其
兄觀稼公而邵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
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予兒童時讀書外大父
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
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官
遊四方罷官歸數以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八
十矣無不時時然者間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
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
無間也已而舉進士官遊四方罷官歸數以候

母母且垂白年七十八矣亦無不時時然者
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鬻他販者來
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效弗能也故
竝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於里邑中爲名族
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諸昆弟賓客恂恂如
也終其身於鄉黨隣里以下無以言相睚眦者
母櫛於繭絲而略於牀第遇諸妯娌姊姒訢訢
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礪礪者
嗟乎史遷嘗稱石氏雖齊魯質行諸儒不及也

漢嘗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
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
公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
已而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
守或聞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
慶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母
先公而沒蓋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
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母出次適工部主事沈
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

贅嵇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強猶未
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
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概也
已光祿君以己巳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母
於白雲之祖阡予公甥也廼次其生平爲之誌
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
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
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祔於其宮母之歸也
井曰於姑翁而其沒而藏也亦祔於其封嗚呼

吁嗟兩世兮黃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關雎
雞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
李氏少歸趙長君其苦約操井臼事翁暨姑雖
雖如也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
間長君固多計然之畫本鹽筴善盈縮謹筭鑰
其趨時也若鷲鳥以此家富溢猗頓而推其所
自母之助爲多也長君旣起家已而稍稍禮文

儒遣其子某及姪某某從之遊竝稍稍以經術
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姪某且舉進士
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已所出與
仲父所出竝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按節所嚮
甚且以不及養爲恨泫然系欷也其他處奴貳
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
者瑤璜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
之饒且甲關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
窮約時無異也間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

以機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且
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
稱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母之懿行彰彰若
此豈非古者雞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
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
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
長君子乃系之曰長母蓋賢之也亦婦從夫之
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窆而合葬
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

秦皇帝爲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母之里及世系以下已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
生而佐長君今稱素封沒而合葬今千禩其同官銘之石兮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許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俯江流而廬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牟事父母孝與昆弟悌性行故飭然亦多

骯髒自少至衰白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有所過輒面批之故閭里姻族間悅服其行誼而亦稍稍憚其威稜中歲以後獨多病閉戶不出擁膝趺坐處藤蘿翳几絕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客過之屬深知者榻前刺問樵牧數語而已他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獨行予雅從處士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間嘗投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窻中瀉煙波掌上臨幾迴抱犢浴一曲滄浪

吟祇許披裘叟聞來拄杖尋又曰猶聞可憐處
心與病相安閉戶聞爬蟲逢人懶着冠採花調
露飲煮石和霞餐卽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里
人聞而味之以爲實錄云縣令宦牒其行于郡
二千石及督學使君飲之學宮三強之始應已
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榜其廬曰齒
德當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
月予訪雲巖歸拜候於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
童子左右掖而揖曰吾獲見杖屨死且無恨矣

并屬予誌其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抹
鍛獨留意於身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概見其
微矣予於是爲之太息謹綴其行而系之以銘
授其子汝彝使異日鑱之其他世系竝詳家傳
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蔥內枕辛而左
右兮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峯攬江流其若帶
兮茲所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
過之者當陳溪壑沼沚之毛以肅手俎豆之容

陶處士甕齋墓誌銘

陶處士甕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能以風概聞於其鄉鴈湖間者也諱坎字大本少多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沙公運甕故事輒自號曰甕齋公初起家博士弟子員以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然負節俠立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尺寸族屬幾千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屬支庶而族之衆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

家世饒貲系鉅萬公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輩而僅以什之一自托脫身出別築數楹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季弟沒公復拊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女并收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沒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贅壻吳中劈其產而兩相鬪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解囊中裝私公以

數百金者公輒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爲兩家
分曲直而兩家卒亦帖服里有鬼爲人聲而崇
者請道士書符呪水而舞劔以禳之然鬼數嘯
道士亦辟易不能魘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
且避去卒不爲厲也嗟乎公之誼篤於族及於
婣黨信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
然烈丈夫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
八與其配陳合葬於陽字圩之原然公旣脫身
出家益窘或四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

鎬曰鑿孫男七人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
津曰天濱曰天法曰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
指衆多而飫且晝塵矣天漢攜其子國楨過補
予歸安縣學博士弟子員間從予遊爲文章其
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其族韶州府推官
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辭而按公行大
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沒世數易公其千年之裔兮猶擁甃氣虹
矯行錐畫支庶憑鬼且辟揭而書之鑱之石昭

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
好詩奕善爲摹畫顏歐以下書法其爲人言若
不出口行若不勝冠與屨窘於後母弟以先世
來所遺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
草堂予揖而進之共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
而稍稍與座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
多韻折數傾座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

之久之并攜妻及其二子天祥飛祚與俱來予
復掃他室棲之君亦解客遊裝買田數畝予間
攜之出遊名山水間仰眺弁俯瞰茗雲南沂錢
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者久之已而東入會稽
訪禹穴尋若耶又嘗南沂嚴陵登釣臺過齊雲
巖歸且挂席太湖并七十二峯復謁泰伯季子
祠北入錫山由毗陵迤邐金焦北固以望海門
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當其
飛泉懸岬攀蘿捫葛揚舲鼓柁噴濤弄月君數

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爲我我爲君形與影
相隨以嘲且言無間也萬曆壬午春予浮家過
練溪之澣君亦併攜傍予而廬久之病且革享
年五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歛衣衾棺槨以下
竝如禮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
十日也堪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地從卯而西
迎涵山以爲屏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縮
而帶也後且昌銘曰

生無資兮於我近死無歸兮於我殯藏之山水
兮後昆其振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
能言者不申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
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
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
所自好與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
而聞于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
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

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鑿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伯許公爲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許公猶宦粵徼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頃之許方伯亦自粵來會葬且復攜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

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綰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予兩人亦遂爲綰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虞衡司主事

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府水衡

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筭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廼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

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廚稍稍不給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

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
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卽 朝廷責
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
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
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
子者十餘上公病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
十有四歸輒閉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
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
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

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不出明
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官
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
守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淮陽孝父母
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
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
法公也生聞道矣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
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惜也公又務自匿不欲
令世之能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以公

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書而鑿之于墓
之左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
諛公沒其敢以諛公也乎時嘉靖甲子冬十一
月朔日歸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承彬抱王廷尉所爲誌其父處士公
者之墓與銘跣伏而號曰公少嘗爲博士弟子
員讀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宮矣居
頃之大母黃所生母陸相繼沒未幾大父青城

公則又沒青城公間嘗舉於鄉然不及祿故門
第多孱弱且困郡縣之賦與閭里之侮矣當是
時公纍纍然起弱冠內拊少弟及其妹外以拓
門戶之凋瘵故家業稍稍得無至中廢而於少
所讀書亦輒郵置故不及一第迺罷去然事父
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
事大父之亡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毋間也
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
伯兄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

及其媪竝除舍而衣食之甚且及其沒與其兩子也於其妹之嫁也孀而早喪公守視其舍拊其孤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篤厚固如此性故喜施於故所散子母錢以權里族有無者或負之毋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跡跡不羈晚年家業抑或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爲投壺雅歌樗蒲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貫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

去也里故共呼公爲達然公尋亦以酒廢病一日沒矣時萬曆丙子秋八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待醫藥沒不及憑棺殮計聞之日號慟幾絕者屢矣而所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孀無以養弟之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繇竊一命以報之九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而賜之銘業已附衣冠卜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宮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

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泣然累欵以泣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鑱志持行不詭俗不毀諾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沒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迹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雋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邃叔再字景仲別號企齋予其他世系所自己詳王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官似漢循吏其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

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
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營繕司主事而權木荆
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
南也故二千石私以骹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
之及屯滇中榜書其故佔者許毋坐今獲自首
已而又括贖金以徧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
寔益廣而軍興輒無乏 天子嘗詔雲南計

輸黃金萬入供少府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
半以錯課他官司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

府呂公洵督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竝藉行
間公獨旦暮謹烽燧遠斥堠治文書轉芻餉若
宿將然公之常官禔職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
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
羨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蜀蜀之諸生
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竝卻不以受
署蜀藩久之筦庫者間以例告羨金彙萬矣公
笑曰若知羨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爲故吾
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

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於公公又謝不受
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
於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
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
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
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
縣不以啓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中朝矣
或以書贊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
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

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
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爍矣復問甑中酒幾
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貫之廷尉廼大笑兩
相過鄰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
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
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冠者流公
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
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
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

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問公於詩文隨興所
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
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
約有驚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醉輒裂
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縮帶交
又或謂公漢長者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
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按察副使
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寮貳抱檄庭
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君繫解公又低徊奮

袖前結御史嗾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
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飄然上
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 詔召

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

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
彼而中之疑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
混於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於耳目之所
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
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籌較之材

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
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
之間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
邪善乎閣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
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
雖剛而無伎忌故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
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
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諂佞四也聞者頷之以
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

大父當其數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

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
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濬字子兼嘉靖戊戌
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
矣然亦數以棄去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
曰雨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以下竝見
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月望日
茅坤撰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葬墓表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立孺人佐之
又能以簪珥闔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
震生而聰穎絕倫年十三善屬文故予南溪府
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
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
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令時時耳熟竹崖公方
大父怡竹公沒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
故其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內外
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間過之古姜肱不過也

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嘗犯法御史臺適遘
疾公輒囚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
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悔亦終其身
無幾微見顏色其他多擇地而蹈類如此故閭
里無遠近共爲推服甚矣公殆漢所稱三老而
孝弟力田者之遺也又於富川令耳熟立孺人
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洲公已而歸竹崖公
公以身阡陌於外而孺人以身井臼於內其所
孝養舅姑并拊諸叔及妯娌娣姒而下蓋順而

慈惠者也而予女弟時時來歸亦時時口畫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填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孕其子若孫鸞翔而鵠峙者誥誥若林也與間按公家乘宋熙寧間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煒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於元末多羣盜能團練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卽富川令仲早歿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學生曰爾德并其女適曹景行則竝予女弟所出也其曰爾方邑庠生曰爾功并其女適胡某許聘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

所出也曾孫男二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
京曾孫女一於乎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
松簿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令始復以儒業
顯今爾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暨堯京輩竝
雋材翩翩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北
沈圩之原越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
日富川令奉竹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
攜書來屬予表於其墓予故爲之詮次其略使
歸而鑿之石者如此

明高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
年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于先世平章公墓
阡之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張公誌而銘之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
從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
士出爲名御史佩 天子璽書清戎山東再

則按真順廣大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革班
匠請帑庾減額征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寇正文

體端士習崇經術宦節所嚮不媿古之名臣碩
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弟虔悉嘗訓支庶拊循
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媿古鄉
先生處士者之獨行大略兩公已畫一鐫次之
矣而又以予按大名時公間嘗謬謂謏薄或可
赴國家矢石之亟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
相知之最深者屬予表於其阡嗟乎方予之去
官蓋繇他執政所嗾他持節使君者以飛語構
之而或謂非其罪也公不勝憤懣間闔給事中

楊君允繩數輩伏爭閣下不能得共爲彛歛飲
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政外謫抑亦繇疏劾
分宜肘腋姻分宜特銜之不置語不云乎同誼
相漆同患相卹賈誼之過長沙也猶爲貽書以
吊湘纍而予獨能無情乎哉然兩公者竝今大
賢其所次生平本末已可槩見以爲聞於世予
獨謂公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
按故事不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年僅四十
耳中外百職事無不人人裂眦而嗚咽者分宜

公罷相華亭公入公卽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
生已而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
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
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
之子中書舍人循學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
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賈中丞公
元張京兆公學顏後先鱗次朝廷間竝公惟中
顏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咽者折
一柬飛之公固當力還朝請卽如尙書卿貳可

朝夕埃也公獨恥世俗所沉酣不欲滄溟泗忍
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人沈仕李奎
千戶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冕沈鬱林詔陳中
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溧陽應元陳鶴慶師攜榼
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唱和不以寒暑風
雨間已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
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
予兩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
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

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泠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訾者嗟乎非古所謂個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馬先生之墓然通政爵四品於國家功令爲中大夫予不書其爵而書高士者蓋以公脫去聲名之韜也舊矣且阡傍西湖今百年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吊也時萬曆癸未春二月望日

張節婦墓碣

予過郡邸同客晚步溪上有一男子跌伏地而號曰不辛少孤母張且死第上無舅姑下無伯叔孤不免轉溝壑無以延先祀故抱孤日夜泣釜且屢櫟矣人或強之嫁母斷髮自誓又抱孤日夜泣數績紡或爲鄰嫗刺繡浣滌傭故獲拊孤需其長以迄于今年七十矣縣有司按里中長老言申其事於府府上之監司及御史臺御史臺已而覆之無異牒郡二千石按國家故事疏聞之朝且旌其廬矣孤又貧無以爲胥史

勸故中寢頃且死人或以其事聞之叅政朱公
公爲檄縣有司出庫貯若干金助之葬嗟乎孤
無氣與力不能請郡二千石聞之 天子以
顯其母然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歌若干什以
寵榮之矣竊願丐先生一言碣之墓異日兒孫
縱孱弱或歲時過掃稍稍低徊覽睹之亦足以
鏡來世也予聞其言矜其色殊喑鳴涕洟不自
已問其氏名曰姚世英也客曰茲卽某里張節
婦兒也予所故聞而耳熟之者也已而出所抱

御史臺及監司郡縣者所申與覆之牒又及他
縉紳大夫所矢歌大較如世英指予悲而許之
顧病甚間一出郡邸輒一過跣而伏予聞辭以
病英復輒喑鳴涕洟不自已如初予悲而書之
曰嗚呼御史以下所共褒而稱之者以節婦貧
而不二嫁而卒能立其孤以至於今也以予觀
之英卒以貧困其所請之縣有司而郡而監司
而御史臺而他縉紳系系不自已今復請之予
不敏其所爲喑鳴涕洟跣而號者什且九英非

古所稱服勤而不沒其親者乎哉嗟乎張之生
也不及旌其廬矣而沒也猶及題其墓若此百
年之下里之過而樵採其忍翦其樹乎哉傳曰
問一得三予始得其母又併得其子於是乎有
感時萬曆四年秋七月望日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為青山令
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歔歔涕
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

兒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歔歔共謀伐石紀
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間師氏
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為
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
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
祀之為馨宗誼何遠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
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
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
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予

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屨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鑱於其行者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瑩瑩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與令之服官者同而其瑩瑩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攷道而正行而有不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

歿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羨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卻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頽矣卽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強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歿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以素衣蔬食而其妻

子奴隸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竝解囊而事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佐之又無已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予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嚮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

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里與其徙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今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翥字某吉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青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特累暮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嘗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

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隆慶元年冬十一月望日歸安茅坤書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并序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

名儒或置或廢大略竝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卽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邪間按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箝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

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爲本則
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儒生
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萬曆己卯高公某
之令桐邑也旣大修孔子之宮以共諸生俎豆
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昌祠雖
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以
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
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
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

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翺
翔神之至今翩翩者裳庭燎爲光雲壘象犧挹
以酒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
慶澤無疆

白華樓續稿卷之十三



